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中 国 现 代 出 版 家 论 著 丛 书

主编 郝振省

# 中国小说史大纲

张静庐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 中国小说史大纲

张静庐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  
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主编  
郝振省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小说史大纲 / 张静庐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3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 郝振省主编)

ISBN 978-7-5604-4323-2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小说史-中国 IV.

①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8006号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 中国小说史大纲

张静庐 著

---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邮 箱: [xdpress@nwu.edu.cn](mailto: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2.25

字 数: 52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323-2

定 价: 22.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西北大学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29-88302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张静庐，中国出版家，民盟盟员。1898年4月7日生于浙江镇海县。1969年9月在上海去世。

1911年在龙山演进国民学校毕业后，当学徒。1915年任天津《公民日报》副刊编辑。1920年任上海泰东图书局编辑、出版部主任。1924年与人合资创办光华书局，任经理。1929年创建上海联合书店，任经理。1931年与洪雪帆合办现代书局，任经理。1934年创建上海杂志公司，任总经理。任内经营出版不少进步期刊，这些期刊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1949年在上海任联营书店总经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计划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审，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组长。

主要著述有《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革命外史》《在出版界二十年》，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等。

## 编辑说明

张静庐是我国民国出版家、小说史家。《中国小说史大纲》是他20多岁时写的一本旨在“抛砖引玉”的通俗本，目的是为了研讨小说渊源、发展与演变，以推动小说更好的进步。本书是据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再版本。

书稿内容从小说的定义，其与笔记杂录、公案小说、神怪小说、章回小说、传奇杂剧、弹词等的相互关系等分化衍生到不断发展、成熟方面，予以说明。

这次整理重版，改原版竖排繁体字为横排简体字，改正了异体字、俗体字及原作中的错字等，尤其是核改了“第十 传奇与弹词略言”中人名及作品名很多的错误，依现今规范添加了相关的书名号等，以方便今天读者的阅读。

## 总序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选集张元济等中国现代出版拓荒者14人之代表性作品19部，展示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奠基所作出的拓荒性成就和贡献。这套书由策划到编辑出版已有近六个年头了，遴选搜寻作品颇费周折，繁简转化及符合现今阅读习惯之编辑加工亦费时较多。经过多方努力，现在终于要问世了，作为该书的主编，我确实有责任用心地写几句话，对作者、编者和读者有个交代。尽管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并不是特别有话语权。

首先想要交代的是这套选集编辑出版的背景是什么，必要性在哪里？很可能不少读者朋友，看到这些论著者的名字：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钱君匋、邹韬奋、叶圣陶等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又在“炒冷饭”，又在“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如此而然，对作者则是一种失敬，对读者则完全是一种损失，就会让笔者为编者感到羞愧。而事情恰恰相反，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们用心是良苦的，选编的角度是精准的，是很注意“供给侧改革”的。就实际生活而言，对待任何事物，怕的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怕的就是浮光掠

影，道听途说；怕的就是想当然，而不尽然。对待出版物亦是这样，更是这样。确实不少整理性出版物、资料性出版物，属于少投入、多产出的克隆性出版；属于既保险、又赚线的懒人哲学？而这套论著确有它独到的价值。论著者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只读圣贤书”的出版家，而是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焦急民族发展困境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着国家的积贫积弱，民众的一盘散沙，生活的饥寒交迫，列强的大举入侵，和“道德人心”的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不能拯救中国的危局，在西学东渐，重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固守着民族优秀文化的品格，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使命，整理国故，传承经典，评介新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出版文化事业进行了拓荒性奠基。如果再往历史的深层追溯，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代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胸与志向的使命追求，正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所倡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为中华民族这些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思想家们肃然起敬。以张元济等为代表的民国进步出版家们，作为现代出版文化的拓荒奠基者，其实就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思想大家、文化大家。挖掘、整理、选萃他们的出版文化思想，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之举，也是为新时代实现古今会通、中西结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的必须之举。

不仅如此，这套论著丛书的出版价值还在于作者是民国时期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群体，一批立足于出版的文化大家和思想大家；14位民国出版家的19部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未曾出版，具有重要的填补史料空白的性

质，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耕耘者都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文化财富之集聚。通过对拓荒和奠基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这些出版家部分重要作品的刊布，让我们了解这些出版家所特有的文化理念、文化视野、人文情怀，反思现在出版人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而忘记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精神追求等等现象。

之所以愿意出任该套论著丛书的主编还有一层考虑在里面。这些现代出版事业拓荒奠基的出版家们，其实也是一批彪炳于史册的编辑名家与编辑大家。他们几乎都有编辑方面的极深造诣与杰出成就。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也特别想从中寻觅和探究一位伟大的编辑家，他的作派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格。张元济先生的《校史随笔》其实就是他编辑史学图书的原态轨迹；王云五的《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其实就是编辑工作的一方面集大成之结果；邹韬奋的《经历》中，就包含着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心血智慧；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也不乏他的编辑职业之体验；陆费逵的《教育文存》、章锡琛的《〈文史通义〉选注》、周振甫的《诗词例话》等都有着他们作为一代编辑家的风采与灼见；赵家璧的三部论著中有两部干脆就是讲编辑故事的，一部是《编辑忆旧》，一部是《编辑生涯忆鲁迅》，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只要你能认真地读进去，你就会发现一位职业编辑做到极致就会成为一位学者或名家，进而成为大思想家、大文化家，编辑最有条件成为思想家、文化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就看识月不识月”。我们的编辑同仁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编辑职业的神圣性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与骄傲吗？

这套丛书真正读进去的话，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是这一批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现代出版文化的



开创者与建树者，为西学东渐，为文明传承，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们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努力，他们所举办的现代书、报、刊社及其载体实际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输的重要通道，成为中西文化发展交融的重要枢纽，成为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和探究救国、救民真理的重要精神园地。甚至现代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出版文化的初步形成，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诞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在他们旗下的出版企业担任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的还是他们所在出版单位的作者或签约作者。更多的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出书、办报、办刊而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民国出版家及其拓荒性论著的价值重视还远远不够。而这套论著丛书恰恰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所补救，我们为什么不认真一读呢？

是为序。

郝振省

2018.3.20

## 序 一

王无为

余读《中国小说史大纲》既竟，为之序曰：古者，谓文载道，必有经世之务，始著为文，用昭来祀。故《书》之典谟，唯纪美政，而土风人情不与焉。《禹贡》言大时，土宜，兼及地理，视典谟稍进矣；顾事止考绩，特一纪功碑耳；与土风人情，仍无与也。《书》之后有《礼》，于帝王之起居饮食，不可谓略，即庶民之事，亦多载述，然等于近世会场之秩序单，所以贡献于社会者绝仅，非所语于社会文学也。《诗》记土风人情，“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为社会文学固无疑；然当时谤上有刑，干政者殆，所能视于人者，陈义晦而不彰，其真美之性，亦稍隐遁，谓其诚有社会文学之真值，尚未可必也。《诗》亡而《春秋》作，开我国历史之先河，孟氏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言其效之著也；然近于朝报，亦非社会文学。《三传》继起，为《春秋》阐义例，明得失，辨是非，所贡献于社会者，固不鲜；第亦嫌其专备贵族社会之观摩，不足供普通社会之考镜；有社会文学之体，无社会文学之用，仍不足语乎社会文学。至于《易》，则为卜人之所须，妄解

“宇宙之谜”，利止于妄人，识者所不取；以言社会文学，更非所宜；尤非吾人之所谓社会文学也。周之既衰，诸子竞以所学鸣，孟轲承孔丘之后，为仁义孝悌之说，纵横放肆，无所不容，庶几足称社会文学矣；唯墨守一家之言，不求究极之理，其失也蔽。庄周接老聃之武，宗虚无自然之论，荡荡巍巍，人无能名，实近古浪漫主义之前驱。我国之有社会文学，盖自此始。惜当时尊王说张，庄氏之学被摈，《南华经》仅能收解颐抚掌之效，社会所感之影响，亦殊无多。下逮汉世，有司马迁出，以写实之笔，著为《史记》，达幽曲，彰杳冥，穷鬼神之踪，揜造化之臂，上溯治平之往迹，下及里巷之愁苦，事无巨细，靡不网罗；始具社会文学之规模，而收社会文学之实效。吾人观唐人只为小说，皆胎息于史记，从知其源远流长也。

宋元以降，小说道兴，长篇巨制，霞蔚云蒸，用口语者，尤能曲状里闾疾苦，男女缠绵；其帘珠茵锦纪富室之纷华，瓮牖绳枢，诉贫家之烦恼；尚为余事。往者吾国识文字之人千不得一，自有小说，始渐普及；此无他：小说为社会文学，甚切近于人情，故能家弦户诵，收浸润人心之效耳。唯是小说既盛，源流自分，或师孔孟之训仁义，或踵老庄之唱虚无；亦有孤芳自赏，承袭骚楚之遗音，抱璞有怀，晋接屈宋之逸响者；类皆欲成一家言，以似人为奇耻；而是非之争生矣。

晚近以来，门户之见虽深，而异异轨归，无不以社会文学为极则；吾人于《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之斯三者，可以知其有然也。迄于逊清末叶，林纾以瑰环之姿，用文言译《茶花女遗事》一书，是为西方小说化输入吾国之始，亦启长篇小说用文言之端；于是小说界之趋势，为之一变；曩之

以普通社会文学为极峰者，遂复以特殊社会文学为盛轨。同时苏曼殊以非佛非仙之闲人，寄其灵感于小说之中，所为《碎簪记》《焚剑记》诸篇，皆与《茶花女遗事》相仿佛；野芳有情，润泉可啜，殆不足状其清隽；今其人虽逝，而流风未歇，报章杂志，固随在可睹其遗徽。虽不幸而有无赖文人，袭林苏之后，谬为貂续，致社会对于文言小说，失其信仰；然亦唯社会不复信仰文言小说，而白话文学，始获代兴，此日白话文学之得以粗安无恙者，何莫非无赖文人之所赐！则无赖文人之所为，亦等李闯之乱，虽于明室为不忠，而有造于清廷，则固莫之能讳也。以上所述：殊复简陋，然非余之疏于考证；盖余于是书未成以前，许为王靖序《世界文学史》，其有关于文学故实，而足以相发明者，将更留以有待也。

静庐兹书，分五编，本编特其总论：以《史记》编年之例，科学分类之术，为吾国小说界探源流，穷变化，扬清浊，析精粗，实开吾国小说史之先河。寻因事属草创，且自审非尽善，不敢轻于刊行；余为之解曰：无伤也；为中国小说史，乃欲中国小说之有史。今所著纵未善，后必有更善于此者出；他日更善于此者出，则夙志已偿，复何有乎毁誉！苟以未善，而毁其成，则为小说史前途斩荆棘者，更将何属？曷以此作小说史之嚆引先声，为后之作者驱除难乎？静庐是余言，因以所著付刊。余夙以小说，为社会文学，其用视学校教科书为广，徒以薰莸无别，致所以教育社会者，反以貽人心世道之忧；深冀静庐严小说善恶之别，择其尤善者，介绍世人，俾知所选择，为社会教育之一助；故序首于何者为社会文学，言之独详。他若编年，分类，溯往古之波澜，辟来今之蹊径，则静庐固虑之至熟，良无待于人言，余亦不再进駢枝之说矣。

## 序 二

周剑云

张君静庐是一个志行纯洁的青年，他自民国八年入京请愿，为了国事，尝过一次牢狱风味。出狱以后，除掉服务社会外，还分出一半精神在著作界尽力。他现在发愿著《中国小说史大纲》了；出版之前，问我要序：我于小说是没有下过十分研究工夫的，但我既是滥竽著作界里的一分子，生平看小说也成了一种嗜好，姑且把我对于小说的感想随便说几句。

中国的小说，创始于汉魏六朝，无名氏的《杂事秘辛》，东方朔的《十洲记》，刘歆的《西京杂记》，干宝的《搜神记》，东阳无疑的《齐谐记》，任昉的《述异记》，都是那时候的名著。那时候的作者，喜欢用癖典的字，作起文章来，用的都是简峭高古，辞无虚设，连小说也是如此。这是时代关系，一个时代的作者，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文物、制度、民情、风俗，却不料几千年后，生在二十世纪的一班国粹派，中了旧书的毒，变成食古不化，也要上跻汉魏，依附冢中枯骨的末光，动不动自称做的文章“仿佛汉魏时人”；那做小品文字的，一发老老面皮，说是“六朝余韵”，你想可笑不可笑呢？

唐朝本是文事最盛的时代，文章传诵一时，小说也不少，如张说的《虬髯客传》，郭湜的《高力士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三梦记》，于邺的《扬州梦记》，元稹的《会真记》，李公佐的《南柯梦》，柳公权的《小说声闻记》，刘恂的《岭表录异》，崔今钦的《教坊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雍陶的《英雄传》，孙颜的《神女传》，阎选的《再生记》，张泌的《尸媚传》，李潜的《松商杂录》，孙棨的《北里志》，陈邵的《通幽记》，马总的《大唐奇事》，郑棨的《开天传信记》，郑处海的《明皇杂录》，连古文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诗家的杜牧、李商隐，也都作小说。这时候的小说，以神怪一类居多，都是笔记体裁，没有什么整部大著。

五代是乱离之世，文事衰敝，冯延巳的《昆仑奴传》，高彦休的《唐阙史》，尉迟偓的《中朝故事》，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算是杰作。

宋朝又是文事极盛时代，可以与唐朝并称，如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和《归田录》，苏轼的《东坡酒经》，乐史的《杨太真传》，无名氏的《李师师传》，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景焕的《野人闲话》，张休复的《茅亭客话》，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张世南的《游宦记闻》，张邦基的《侍儿小名录》，苏辙的《龙川别志》，释惠洪的《冷斋夜话》，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周辉的《清波杂志》，周密的《齐东野语》，无名氏的《三朝野史》，曾造的《高斋漫录》，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王鞏的《甲申杂记》，尤玘的《万柳溪边旧话》，吴淑的《江淮异人录》，朱异的《曲洧旧闻》，施彦执的《北窗炙轍》，范致明的《岳

阳风土记》，洪迈的《夷坚志》等，这时代的小说，虽是文言，却已近于写实一派，不像汉魏的作者，专在字句上用工夫，令人读起来佶屈聱牙了。

金元明清的小说很多，晓得的人也不少，我也不必烦引，张君既然著这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他于小说的分类，小说的源流，小说的沿革和小说家的派别，一定有很精密的研究，很详细的考证，我且说小说是什么东西？

小说是什么东西，前人说建稗官野史；我说是“别于正史的书籍，是平民的喉舌”；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礼教、风俗、民情的代表。大凡一个时代的盛衰，可以在那时代的小说看出来，而正史反不可信，因为古代是专制政体，史官修史，每多忌讳，只摘那好事小说，坏事都一笔勾销，既没有报纸宣达舆情，真正民意只能从小说里表出来，所以小说不仅是消遣品，作小说不是容易的事。要在古代求小说，我以前所引的，都是些短篇笔记，也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我以为只有司马迁的一部《史记》，是一部整本大部的好小说，太史公可算得小说的始祖。

小说既是平民的喉舌，又是一个时代的风俗、民情的代表，那么做小说的人，当然最好写实，不贵雕斫，就是人类诸般色相，善恶不等，有时不能不形容几句，得求合那一个人的身份，决不是掉文用典所能尽小说的能事的，由此看来，不做小说便罢，要做小说，非白话不可；遇到人物众多，事情复杂，更非用章回白话不可。因为不如此，就没有趣味，关于这一点我在李涵秋序《战地莺花录》，有一段论及，现在把它录在下面：

白话小说之难，一在定名，须不空泛，不晦

涩，有笼罩全局之力，无人尽可用之病；二在回目，须生动而不呆滞，集成语为联，巧合天然，不露斧凿痕迹；三在切题，须能放能收，不黏不脱，千言落楮，一语归宗，不可辄出题外。余则有伏笔也，衬笔也，有明写也，有暗逗也，写景如拔图画也，写人各有面目也，刻画地方风俗如身历其境也，形容诸等社会如亲见其人也。呜呼！只凭三寸管，一锭墨，乃能千态万形，跃然纸上，使人嗅之而芬，味之而隽，抚之而华；刹那之顷，不自觉其神经感触，随著者之文善善而恶恶。其学问为何如？其能力为何如？

在我国数章回白话小说，关于军事的，《三国志》最好；关于言情的，《红楼梦》最好；关于神怪的，《西游记》最好；关于社会的，《水浒传》《儒林外史》最好；关于寓言的，《镜花缘》最好；此外《儿女英雄传》也不坏；弹词小说《天雨花》也好；近人的小说，像《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碎琴楼》《广陵潮》《古戍寒笳记》都可算一时的名著。林纾在小说界也曾享过盛名，但他拿桐城派的古文来做小说，我总觉得吃力不讨好。总之作小说是极难的事，非得才大心细，学问博，见识广的人，万万不能轻易动笔。像现在那些卖文为活的人，一个月作一部小说，一年出上十来部小说，不过挂挂小说幌子罢了，稍为懂得点小说甘苦的人，是不愿意看它的。

我替杨尘因序《儒林新史》有一段论看小说也不容易，也把它录在下面：

作小说难，作白话小说难，读小说亦不易。不



善读小说，不能知作者之甘苦，即不足以定小说之价值。何以言之？小说者，文章之体用，以褒贬人事，宣达抱负者也。白话贵能传神，较诸堆砌字句者有别；苟非胸罗万卷，熟谙世故人情，其所叙述，必百无一当。一书出版，使不善读者读之，于作者用意之深，用笔之严，大率忽略而过，未能领会其旨趣，有所赞许，皆隔靴搔痒之谈，于是作者之苦心无由表现矣。

我以为看小说，金圣叹可算第一个细心人，这种人才，固然不易多得，然而世上粗心的人也太多了。

长小说固然难作，短篇小说也不易为。长篇的秘诀，是酣畅，曲折；短篇的要旨，是简洁，含蓄。胡适的短篇小说集，有一篇论的极是，阅者可以参观。